

## 物理学咬文嚼字之七

# 那些物理学家的姓名

曹则贤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80)

——子曰：“必也正乎名。”

物理学中同概念一样需要细加关注的还有物理学家的名字, 毕竟物理学是和物理学家相联系的. 可惜的是, 除了杨振宁 (C. N. Yang)、李政道 (T. D. Lee)、丁肇中 (C. C. Ting) 等少数几个中文名字外, 其他响亮的名字都来自别的国家, 于是在中文语境下的物理学 (实际上, 别的学科也一样) 就不免遇到人名翻译的问题. 如何将物理学文献涉及的重要人名忠实优雅地翻译成中文名, 便成了问题. 我个人的观点是不译 (省心呀!), 但依然有如何尽可能忠实地把人名的音发对的问题. 后一点, 在我国物理学界同世界物理大家庭交流不断加强的今天, 显得尤为重要.

上世纪早期西风渐进, 我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傅雷、林纾等为我们遗留下许多经典的美妙翻译案例. 现举对法国小说家 Alexandre Dumas 之名字的翻译为例. Alexandre 俩父子都是著名的小说家, 法国人以 Dumas père (父亲, 1802—1870), Dumas fils (儿子, 1824—1895) 加以区分. Dumas 中 Du 的发音, 写成汉语拼音, 应为 dū 可中文没有这个音. 注意到法文二 (Deux) 的发音与 dū 相近, 而二按中文里兄弟排行 (伯仲叔季) 对应 ‘仲’ 字, 于是 Dumas 被翻译成仲马. 这里采用的是半转译半音译的做法. 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 Cambridge 被翻译成剑桥. 这样的翻译如何就是好, 怕是没有确切的标准来支持; 但是, 翻译者的用心良苦以及译文的美感却是跃然纸上的.

而今的天下处于英语霸权的时代, 联合国里有个笑话, 说会两种语言的人为 bilingual 会三种语言的人为 trilingual 只会一种语言的是 American. 这种以一门美国化的英语来对付所有文化对象的现象在中国恐怕也是有的. 昨日 (2007-10-18) 夜读, 见有人说 ‘薛定谔’ 是对 Schrödinger 这个名字很差的翻译, 中文读起来也拗口, 正确的翻译应是 ‘许

丁格’, 不禁骇然. 联想起有人将 Hugo (法国作家 Victor Hugo 的中译姓为大家所熟知的雨果) 念成 ‘胡狗’, 觉得有必要就著名学者的名字翻译罗嗦几句.

在稍早些的文献中, 我们的前辈学者对人名的翻译, 音也罢, 意也罢, 都是非常严谨的, 是经得起推敲的. 至少, 他们知道不是所有西文写出来的都是英语. 现举几例.

其一、薛定谔 (1887—1961), 奥地利物理学家, 因其 1926 年给出了量子力学的波动方程而于 1933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原名全称为 Erwin Schrödinger (德语). Schrödinger 读法为 Sch-ř-ř-ding-er 其中 ‘g’ 并不和之后的 ‘er’ 连读, 薛定谔是非常贴近其德语发音的中文译法. 类似的词有德国城市名 Göttingen (发音近似 ‘哥廷恩’), 汉译 ‘哥廷根’ 就是一个错误翻译.

其二、德布罗意 (1892—1987), 法国物理学家, 因提出物质波的概念获得 1929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原名全称为 Louis Victor Pierre Raymond duc de Broglie 一般简写为 Luis-Victor de Broglie 或者 Luis de Broglie. 从全名看, duc de Broglie 法文本义为 “Broglie 的大公”, 是其家族世袭的爵位, 到 Luis de Broglie 父亲那一辈还顶着这个爵位. 据 Emilio Segre 所著 From X-ray to quaker 第八章所述, de Broglie 家族原居意大利, 自 18 世纪后, 在法国历史上地位显赫, 出过元帅、大臣、大使之类的大人物. Luis de Broglie 出生时, 他家的封地应在法国北部上诺曼底地区 (Haute-Normandie), 该地现有 Château de la duc de Broglie (布罗意大公城堡), 是当地的重要景点, Luis 就出生在此城堡里. Broglie 其中的 ‘gl’ 按意大利语发音为很硬的 ‘意’, 音标为倒写的 ‘y’. 所以, 笔者以为中文 ‘德布罗意’ 是对 de Broglie 相当好的翻译. 另外, 有些文献中会写成 prince Luis de Bro-

glie 强调其是大公儿子的贵族身份. 但笔者以为随便译成德布罗意王子的做法似乎不妥. 欧洲的所谓 duc (Duke) 和中国的公爵是无法对等的. 有些所谓的大公国, 其面积基本上是中国原先一个生产大队的面积, 其城堡也就是日本侵华期间在华北占领区修建的那种炮楼. 他们的儿子女儿就是 prince princess 但中文不分青红皂白地就翻译成王子、公主, 以至于《格林童话》中译本给人的印象是莱茵河畔发生的尽是王子与公主的爱情. 其实, 那里的王子、公主实际上未必有今天中国乡长之儿女的派头. Luis de Broglie 本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入伍参战, 可资见证.

其三、拉格朗日 (1738—1813), 法国数学家, 以其名字命名的物理量 Lagrangian 和相关的分析方法是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 其全名为 Joseph-Louis Lagrange 法文 Lagrange 的发音近似为‘拉格昂热’, ‘拉格朗日’应算是不错的翻译. 不过, 中文物理和数学文献中仍时常能见到‘拉格朗奇’的写法, 算是‘用英文解读一切’的一个例子.

其四、海森堡 (1901—1976), 因对创立量子力学的贡献 (其中包括 1927 年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 获得 1932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原名全称为 Werner Heisenberg 德语 Heisenberg 汉译海森堡, 我以为较妥, 但有所谓的出版标准译法规定必须写成‘海森伯’, 笔者很难接受. 一般地, 对‘berg’和‘burg’中文译法都用‘堡’字. 德语‘Berg’是山的意思, 如曾经的世界科学中心 Heidelberg 就是个小山城, 中文译名为海德堡. 而著名物理学家 Steven Weinberg 的姓 Weinberg 本义是‘种葡萄的山坡’的意思, 汉译温伯格意义全失. ‘Burg’本身就是城堡的意思, 德语的 Habsburg (哈布斯堡王朝), 法语的 Bourgeoisie petite (小资, 小市民) 都是这个意思. 可见把‘berg’和‘burg’译成中文的‘堡’字 (中国的山西、河北等地的发音为 bǔ) 较好.

上述的例子所涉及的人名皆为德语或法语人名, 因为英语和它们的亲缘关系, 所以就算用‘用英文解读一切’的心态来翻译、发音应该不会太离谱. 像泊松 (Poisson 法语‘鱼’) 分布, 勒让德 (Legendre 法语) 函数, 伽罗华 (Galois) 理论, 洪德 (Hund 德语‘狗’) 定则, 诺德 (Emmy Noether) 定理等短语中的人名, 都是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法语、德语的发音特点的翻译. 只要不是坚持用英语发音把 Galois 读成‘夹落一丝’, 把 Noether 读成‘诺色’, 就不会在交流和传播上造成困难.

易于造成偏离较远、甚至面目全非翻译 (假如仅依赖英文文献的话) 之人名来自同英语相差较远的其他语言, 如俄语、阿拉伯语、印度语以及中国附近的汉藏语系的语言等. 俄语人名在科学文献中出现较多, 但俄语同日耳曼语系和拉丁语系的语言较近, 只是西里尔字母的另类外形使得其显得疏远点而已. 遇到写成英文字母的俄文名称翻译, 应照顾到俄文的发音特点或参照直接的俄文翻译, 如将 Fadeev 译成法捷耶夫, Stepanov 译成斯捷潘诺夫 (和 Steve Stefan Stefennie 等不同语言中的人名同源). 只要不把 Lev (列夫, 朗道的名) 译成‘莱芩’就行. 让未学过俄语的朋友困惑的是俄国人英文姓名之名的简写经常出现双字母的“Yu”, 这对应的是俄语里的单个字母“Ю”, 发音“Eu”, 为俄语男子名尤里、尤金的第一个字母. 更麻烦的是来自中国周边国家的人名. 日、韩、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 由于受中华文化浸淫日久, 其姓名一般有对应的汉字写法. 如果我们把他们姓名的西文拼写硬音译过来, 就会造成混乱, 甚至闹出笑话. 日本的科学技术较发达, 对近代物理的进展有较大的贡献, 日本人名在西文科学文献中常见, 且是按照其读音的罗马拼音给出的, 而在日文文献中则用日文汉字写出. 像给出强相互作用的 Yukawa potential 的 Hideki (名) Yukawa (姓), 他的姓名的日文汉字是“汤川秀树”, 如按读音译成中文汉字, 无论如何不太妥当. 遇到这种情况, 最好就是找出他的日文姓名的汉字写法. 如果找不到, 千万保留其姓名的罗马字拼音, 不要音译成中文汉字. 而朝鲜人常见的姓名如朴 (发音 pǎo), 西文拼法 Park; 金, 西文拼法 Kim; 越南人常见的姓阮, 西文 (法文) 拼法为 Than 我个人以为实际上可能是按中国方言的发音来拼写的, 大家不妨也了解一点.

实际上, 翻译学术文献中人名最大陷阱怕是来自中文本身. 倘若在物理学英文文献中遇到 Frank Yang Samuel Ting 之类的可能与华人有关的名字, 最好的办法是多找些旁证的材料来确认他们到底是谁. 千万别将之随便翻译成弗兰克·杨或萨缪尔·丁什么的, 他们就是杨振宁和丁肇中. 几年前, 国内某著名文化学者有把孔孟两位老夫子的拉丁文译名 Konfucius (Confucius)、Mencius 音译回中文的笑话, 无它, 不认真而已.

把物理学家们的姓名正确地翻译成中文, 尽可能忠于其本来的发音说出来, 也算是对物理学以及那些物理学家们的一点尊重吧. 此外, 在面对面交流时, 这样做会无形中拉近交谈者之间的距离. 设想一

下,在人头涌动的国际会议上,一个外国同行用你母语的标准发音喊出您的名字,那该是多么亲切的感觉.当然,如今越来越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入了物理学领域,而我们的外文知识却非常有限.这种时候,保持一点不用英文发音呼叫一切的警惕,稍作一些背景调查或向当事人请教一下,总是可以做到的.

### 题外话

我儿子出生在德国一个飘雪的早晨.在把他们母子都安顿好以后,我疲惫地坐在产房外的走廊里,努力想回过神来.这时,一个高大的白人(后来知道是英国人)向我走过来,老远就来了一句:‘嘿,生了吗?’标准的京腔京韵啊,好不亲切!

另:上述文中出现的许多优雅译名,其始作者谁我却不知.有识者,盼见告(发送至 [zxcao@aphy.iphy.ac.cn](mailto:zxcao@aphy.iphy.ac.cn)),我这里先谢了.

又:本文审稿人刘寄星老师指出了稿件中一些不恰当的地方.关于日文名字翻译问题,他特撰写一小节的说明,我觉得直接附上最佳.原文是:“这是因为日文名字的困难之处在于日文汉字有音读和训读两种读法,一般人难以区分.如 Yukawa 的两个汉字都是训读,故写成“汤川”,Arina 头一个汉字训读第二个汉字音读,故其汉字为“有马”,Kyoto 两个汉字都音读,故其汉字为“京都”.日本人极为忌讳把他们的姓名用其他汉字写出,而按罗马拼音音译,一定会写成其他汉字.”

### · 读者和编者 ·

## 欢迎订阅 2008年《物理》

《物理》是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主办出版的物理学综合性期刊,1972年创刊,国内外公开发行,致力于传播当代物理学及其交叉学科的前沿最新进展,促进物理学与相关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沟通科研与产业,推动中国物理学的发展.

《物理》面向物理学及其交叉学科的广大读者,即物理学各分支学科及化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信息技术、医学等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教师、技术开发人员、科研管理人员、研究生和大学生,以及关注物理学发展的读者.

《物理》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的机关刊物,是中国物理学会与物理学界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窗口,也是物理学会与会员沟通的重要渠道.为向会员提供更多的服务,经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交纳会费的会员可以享受《物理》特别优惠订阅价,具体如下:

(1) 订阅《物理》一年,订阅价 120元/年(5折优惠,邮局定价 240元/年);

(2) 订阅《物理》四年,订阅价 400元/年(4折优惠).

以上订阅价格只对交纳会费的会员有效.订阅杂志的费用可以连同会费一起交纳到物理学会,也可以直接向编辑部订阅并提供相关证明(会员号).对于其他人员,向编辑部直接订阅继续享受 180元/年的优惠.

物理学会联系人:钱俊,电话:010-82649019

学会汇款地址:

(1) 邮局汇款:100080北京 603信箱,中国物理学会收

(2) 银行汇款:开户名称:中国物理学会

开户银行:农行北京科院南路支行

帐号:11-250101040009188

《物理》编辑部联系人:王进萍,电话:010-82649029

编辑部汇款地址:

(1) 邮局汇款:100080北京 603信箱,《物理》编辑部收

(2) 银行汇款:

户名: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帐号:30948821-250101040005699

开户行:农行北京科院南路支行

又:汇款时请注明“《物理》(D07-3A)”

欢迎广大读者订阅《物理》杂志,咨询电话:010-82649029(王进萍), Email: [physics@aphy.iphy.ac.cn](mailto:physics@aphy.iphy.ac.cn)